

褫其华袞 示人本相

——批判“四人帮”黑诗文及其它——

DV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任 平 (1)
- 狄克——大鸢荫下的魔鬼
——读鲁迅《三月的租界》……………聚 石 (5)
- “假革命的反革命”的又一次丑恶表演
——评老投降派张春桥给鲁迅的一封信
……………上海鲁迅纪念馆理论组 (9)
- 一个老反革命的自供状
——评张春桥三十年代中期的黑作品
……………吉林省图书馆大批判组 (14)
- “借革命以营私”者的自画像
——评张春桥的反动诗《失业的人》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沈竹佐 (21)
- 汉奸卖国贼的可耻嘴脸
——批判张春桥一九三四年写的反动文章《济南》
……………国务院办公厅于 翔 (23)
- 从《俺们的春天》看张春桥的反动嘴脸……………文汾平 (27)
- 评张春桥《速写红萝卜》及其它……………胡从经 (31)
- 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卫 今 (37)

老投降派张春桥的又一自供状……………石 文 (42)

资本家乏走狗的自供状

——斥张春桥的大毒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

……………林清源 李振玉 (47)

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评张春桥一九五七年的黑文《坚持工农兵方向》

……………储 亥 (52)

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铁证

——评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魏 华 汤 啸 (59)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鲁迅研究室 (64)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

——揭开老投降派江青的真面目……………文物出版社批判组 (69)

最无耻的汉奸理论

——斥江青一九三七年的黑文《三八妇女节》

……………立 军 泽 清 (74)

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 (77)

江青是盗窃文艺革命成果的政治扒手……………剑 湖 (84)

一个崇拜封资修文艺的奴才……………上海乐团 向 峰 (89)

江青是摧残民族音乐的刽子手……………教 学 (94)

江青攻击民歌的罪恶用心……………闻彦生 (98)

分裂军队的黑诗 篡党夺权的铁证

——剖析江青的反动顺口溜…………北京部队某部孙立学 (101)

野心家的自画像

——剖析江青的一首黑诗…………钟广屏 (103)

姚文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辩护士

…………上海针织十一厂杨展业 (106)

文坛流氓的自供状

——评姚文元的黑文《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陈思和 陈关龙 (111)

“浩然巾”下的右派嘴脸

——评姚文元的一篇反党文章…………钟广屏 (117)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变色龙

——从一篇黑文看文痞姚文元的反动面目

…………上海警备区某部韩胜宝 (122)

实用主义的破烂货

——斥姚文元的所谓“革命”美学…………李泽厚 (127)

极右派的真面目

——评姚文元的一篇黑文《点滴集》

…………上海市红星农场邱雄华 贺子壮 (132)

姚文元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甘竟存 (135)

还其反革命两面派本相

——剖析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陈鸣树 王德厚(140)

文痞与汉奸.....永甫(149)

姚文元鼓吹“歌颂劳动”的祸心

.....北京永定机械厂刘坚承(152)

戳其华衮 示人本相

——评姚文元的尊孔言论及其它.....柯文平(156)

妄谈新诗要阴谋

——评姚文元关于新诗创作的一封信.....艾克恩(164)

反诗见祸心.....胡逢祥 郑正贤(168)

姚文元的一枕黄粱.....童千(171)

利用历史反党的一个铁证

——批判姚文元授意炮制的反党黑文《地转实为新地兆》

.....夏林根(174)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

任 平

在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本报重新发表鲁迅在逝世前半年写的《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学习鲁迅这篇杂文，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识别和揭露那些早就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和投降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这篇杂文，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鲁迅曾经公开地、明确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王明指使周扬等“四条汉子”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拼凑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竭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鲁迅不仅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鲁迅的革命立场和正确主张，引起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不满和仇恨。他们使用了许多卑劣的手段，加紧对病中的鲁迅实行围攻。鲁迅在致友人信中曾经愤慨地说：“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

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鲁迅所反击的二文中，有一篇就是痛斥一个化名为“狄克”的小丑的。

这个“狄克”，在当时上海一家反动报纸《大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黑文章，以评论小说《八月的乡村》为名，阴险恶毒地影射和诋毁鲁迅。原因是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过序，热情地肯定了这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小说，“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首先是周扬骂了这本小说，随后“狄克”跟着就炮制出这篇黑文章，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摆出一副奴隶管家的架势，对小说横加指责。这个“狄克”，自己舒舒服服地蹲在“三月的租界”里，同苦难的东北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对他们的斗争更是茫然无知，却装腔作势地指责小说“还不真实”，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应该在东北“长时间的学习”，“再丰富了自己以后”再写，云云。这个“狄克”把鲁迅对进步文学作品的热情支持，诬蔑为“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这篇黑文还特意用了个他们惯用的蛮横吓人的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他们要“批判”的矛头所向，清清楚楚，就是要鲁迅向他们那种排除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行帮屈服，向他们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

鲁迅一眼看穿“狄克”这种“人面东西”的真面目。他尖锐地指出：“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因

为，凡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大抵都是躲藏在敌人的卵翼之下，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他们那种特殊身份和特殊条件，干特殊的反革命勾当。在敌人面前冷言冷语地指责革命内部，“公正”之态可掬，其实是帮凶和投降派的卑劣行径。鲁迅的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剥开这个化名“狄克”的“好心”，完全是反革命的黑心。

这个“狄克”是何许人也？翻开历史一查，原来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一条钻在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就是这个“狄克”，是当时大喊大叫“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围攻鲁迅的“英雄”之一，是“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打手。这篇黑文章，就是他的反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罪证。

鲁迅指出：这个“狄克”之所以要这样跳，这样叫嚷，“其实是在向‘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或替‘他们’缴械。”鲁迅的话象一把利刃，一下子就把“狄克”之流的画皮戳穿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鲁迅曾在《八月的乡村》序里，指出这部书“有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心的征服”，“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鲁迅当时断言：“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果然，《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这个“狄克”就跳出来扮演替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卖命的可耻角色。在他的“革命”、“正确”、“公正”的假面具下，实实在在地隐藏着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四十年前向敌人“献媚”、“替‘他们’缴械”的投降派，四十年后成为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当年充当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现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结成一帮，狼狈为奸，妄图篡党夺权。请看，他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生涯，几十年来，不正是一脉相承的吗？

这种人，不管他怎样变色龙似地狡猾诡诈，不管他怎样豺狼般地凶残险毒，也不管他怎样从三十年代一直隐藏到今天，直至伪装“左派”，爬上高位，摇唇鼓舌，欺世盗名，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尖锐、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出现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象鲁迅那样永远进击，那么，任何“狄克”之类的跳梁小丑，都只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狄克——大蠹荫下的魔鬼

——读鲁迅《三月的租界》

聚 石

伟大的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总是以他敏锐的洞察力识破混进革命队伍的各色蛀虫，烛照出他们的心肝肺腑，表现了高度的路线觉悟和斗争艺术。鲁迅写的《三月的租界》所揭露的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就是这类蛀虫的活标本，就是当时围攻鲁迅“伏在大蠹荫下的群魔”中的一个。

事情是从一部小说《八月的乡村》引起的，但它之所以引起争论，有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深刻原因。

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了一篇序，热情肯定这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小说。鲁迅预言这部书“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证实”，果然不出所料。《八月的乡村》出版不到三、四个月，一九三六年三月，狄克就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黑文。正如鲁迅指出的，题目“很有劲”，在标题下居然还引述了斯大林的语录作为立论的根据，文中充斥着“帮助”作者啦、使作者“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啦、“要建立强健的批评”啦等等冠冕堂皇的词句。据说这一切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

三十年代中期，围绕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党内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牢牢掌握领导权。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王明、刘少奇则全盘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一条亡党亡国的路线。“国防文学”正是周扬一伙根据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扯起的一面破旗。狄克在这篇黑文中毫不讳言地庆贺“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在这个投降主义口号下，他们排斥异己，大搞宗派活动，大施阴谋诡计。把围攻的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鲁迅。周扬一伙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拼凑他们“国防牌”的文艺家协会。正是这个狄克，曾经奉周扬一伙之命，奔走效劳，妄图强拉鲁迅入会。当他们的阴谋破产，便更加加紧了对鲁迅的围攻。形形色色的谣言诽谤、明枪暗箭一齐向鲁迅袭来，什么“对当前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啦，“助长着恶劣倾向”啦，以至贼喊捉贼，反噬一口，把“宗派主义”的帽子扣到了鲁迅头上。在这股投降主义的恶浪面前，鲁迅犹如中流砥柱，巍然屹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同“国防文学”针锋相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揭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和鬼蜮伎俩。

鲁迅正是从路线的高度透过现象洞察了狄克所谓“自我批判”的投降主义本质，深刻地指出：“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

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在这里，鲁迅用通俗而深刻的语言，分清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敌我的营垒，分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右倾投降路线两条路线的营垒，这就完全击中了狄克的要害。在狄克一伙的心目中，早已撤除了阶级的和民族的界线，内外不分，敌我不分，早已同“‘我们’之外的‘他们’”同流合污抱成一团了。正如鲁迅所揭露的，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三月的租界》象一把犀利的匕首，戳穿了狄克的投降派面目，自然使得他丧魂落魄，“心里不安好几天”。他迫不及待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进行辩解和抵赖，在信中重弹他那“一片好心”呀，“希望先生能够明瞭我底原意”呀等等动听的调头。即便如此，在这封信中同样按捺不住他对鲁迅的刻骨仇恨，说什么“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什么“大家的感情”，不过是一小撮蹲在租界里的投降派的感情罢了。信中有一句话倒是可以相信的，这就是狄克特别申明对于周扬们指责田军的话自己“并不是盲从”，足见狄克之投靠在“国防文学”的大纛下是高度自觉的了。这倒是一个绝妙的自供。

四十年过去了。时间可以洗刷和冲淡人们的记忆，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张春桥一类魔鬼的本性。这伙魔鬼更深地钻入了革命阵营，打进了革命的心脏。他们无限制地自我膨胀，发展了极其疯狂极其卑劣的权利欲望和政治野心，以至结成了篡党夺

权的阴谋集团，在七十年代我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遗臭万年丑态百出的一幕。今天，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重读鲁迅揭露狄克的这篇杂文，深深感到经过了历史的考验，鲁迅的杂文更加锋芒四射，它是我们同“四人帮”作战的锐利武器。试看今日之“四人帮”，不就是一伙伏在大纛荫下的魔鬼，一伙“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独夫暴君吗！他们不就是一伙忘了“‘我们’之外的‘他们’”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的投降派卖国贼吗！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假革命的反革命” 的又一次丑恶表演

——评老投降派张春桥给鲁迅的一封信

上海鲁迅纪念馆理论组

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头目之一的张春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是一个一贯之的“假革命的反革命”，是一条早就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在三十年代，他曾化名狄克，在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卵翼下，竭力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胡说“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积极推行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写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黑文，登在当时反动的《大晚报》上，借评论《八月的乡村》为名，肆意攻击和诋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因为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过序，热情地肯定过这部小说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因此就遭到了这个化名狄克的张春桥的忌恨，他百般非难这部小说，而且把矛头直指鲁迅，直指鲁迅所坚决执行、勇敢捍卫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决不仅仅是对

《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的评价的分歧，实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场关系到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斗争中，张春桥所扮演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的可耻角色。

张春桥的丑恶表演，立即被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如炬目光所识破。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指出张春桥躲在“三月的租界”里，“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非要把反映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作品的“生机”抹杀殆尽而后快。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张春桥所干的罪恶勾当，其实是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和替他们“缴械”。

可是，张春桥贼心不死，在读到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一文后，继续化名狄克，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进行疯狂的反扑，继续恶毒地攻击和诋毁鲁迅。张春桥写给鲁迅的这封信，欲盖弥彰，更为清晰地画出了自己“假革命的反革命”的嘴脸，是又一次打击革命力量的丑恶表演，是这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叛徒的自供状，是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一生中的较早的一份罪恶见证。

这个“假革命的反革命”把自己装成甚至比革命还要革命。这正是张春桥之流的反革命特征之一。他在给鲁迅的信里，竟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对革命力量的摧残“是一片‘好心’”。因为鲁迅揭露“狄克”对《八月的乡村》的所谓批判，是在“坦克车正要来”的大言壮语的掩饰下，“不妨先折断了投枪”。张春桥在信里强自辩解道：“我希望这投枪更加尖锐、雄壮，绝没想把它折断”。“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对《八月的乡村》的贬责和对鲁迅的攻击，明明自己供认“努力”“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明明恶毒咒骂鲁迅“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等等，什么“好心”，什么要使“这投枪更加尖锐、雄壮”，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为了要彻底地装扮成一个“假革命”，张春桥不惜在骷髅上搽粉，竟大言不惭地说：“写那篇文章，也似乎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好一个“说得过火”！原来在“假革命的反革命”看来，凡是一切“说得过火”的话，就能表现对革命事物“太热爱”了的态度。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到七十年代作为“四人帮”反党集团头目被揭露为止的张春桥，“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反革命的基本手法或基本特征始终未变：尽量把话说得“过火”，把事做得“过火”，以显示其对革命的“热爱”，伪装“革命”，以达到他扼杀革命的罪恶目的。

伪装“革命”是手段，反革命是目的。张春桥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在写给鲁迅的信里，在经过一番文过饰非以后，就图穷而匕首见，对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展开了正面的进攻，他先把一顶大帽子套在鲁迅头上，认为鲁迅“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是安于现状的保守派，而唯独他张春桥最革命。张春桥在构陷了鲁迅的莫须有的罪状以后，笔锋一转，就坐实了这罪状，胡说什么“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它呢？如果要的话，我底意见便在这里。”即刻又飞出两顶帽子，一是诬蔑鲁迅是不赞成“制造坦克车的”，即不主张有大型的好作品出现的，二是，诬蔑鲁迅是反对对进步的创作加以研究和评论的。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细读鲁迅对《八月的乡村》等进步或革命的作品的热情推荐，哪里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马克思主义必须与革命实践相结合。鲁迅正是从当时革命的实际出发，热情地为《八月的乡村》作序，恰如其分地肯定了它的优点，指出它的不足。而张春桥之流，却是“在嫩苗的地上驰马”，企图用“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个“作家的棺材钉”把它“钉死”。而反过来却反噬鲁迅。企图用摧残革命的生机和革命的力量而把革命扼杀，以此向敌人献媚和替敌人缴械，这正是张春桥的反革命本质的又一特征。张春桥起到了公开的敌人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他是革命力量和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的刽子手，是钻进革命营垒中将革命“从内里蛀空”的最危险的“蛀虫”，是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最凶恶、最阴险的敌人。

鲁迅说过：“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首先应该扫荡的”。正是在鲁迅的扫荡下，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这个跳梁小丑一会儿跳踉，一会儿嚎叫，一会儿又装出仿佛无害的可怜的样子，说什么鲁迅对他的斗争和他与鲁迅在《八月的乡村》评价上的原则分歧完全是“误会和隔膜”，说希望鲁迅先生能够明了他的“原意”，说他看了“《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云云。最后，张春桥还希望鲁迅给他一封回信，使他“安心”。当然鲁迅已经看穿这个“人面东西”，嗤之以鼻，横眉冷对，仅在《日记》上挂上一笔，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得狄克信”。过了两天，鲁迅写了《〈出关〉的“关”》一文，随手一击，指出张春桥之流对进步和革命的作品，一贯采取敌视态度，只要“销上一二千部，便什